

花生万象

蔚蓝的天·旅美小简

The Azure Sky
Notes from America

陈之藩作品系列
(一)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蔚蓝的天·旅美小简/陈之藩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8. 12

ISBN 978 -7 -5461 -0209 -2

I. 蔚... II. 陈...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380 号

书 名: 蔚蓝的天·旅美小简

著 者: 陈之藩

责任编辑: 余 玲

特约编辑: 程忆南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9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在北京的《万象》杂志新主编王君忽发奇想，要把我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组合，定为新册，也就是发行全新版。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家乡霸县受的。霸县与北京、天津是等距离。中学在北京念的，大学是在陕西城固古路坝与天津的北洋大学。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与朋友，他们想知道我这段时光是怎么过的，正如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对于王君的提议稍加考虑后就答应下来。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我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觉醒来，四大本、近千页的校稿已在床边。元方正坐在我身旁，微笑地说：“这是你的大作，北京的新版清样。我校对不止五次了，错字或误植的字大概没有。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向深处探讨与一般的资料查对，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就是吹毛也不易求出疵来。”这部校稿，我无

精力再看一遍，就让他们去印罢。

把我的文集拆散重编，需要全盘的眼光。元方说她要以身分提出几个问题。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是王君，你是否也采取与他相同的策略？”

“虚拟的问题答案可以多至无限，我就是可以答，也答不了。”

元方接着又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王君重编的陈之藩文集，你有什么感想？”

“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概念有许多在后来又再详加解释，如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我在《旅美小简》的《前记》中曾经提过，而在《一星如月》的《天堂与地狱》中详述原委。如我在《蔚蓝的天》中说了布莱克的诗，又在《时空之海》中说他的画。我想起最初在台湾就读过欧威尔的《百兽图》，同时读海耶克的《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匈牙利的反暴政涌起时，于一夜之间我写出来《悠扬的山歌》。因为海耶克的分析使我折服，欧威尔的洞见令人勇敢。《百兽图》及《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我读的中文本为梁实秋所译，到美国后再读英译本，他们的快人快语，成了我的防身武器。”

元方再问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多是外国人物，最好也用中国故事，把中外的例子加以比较。”

“你常听说萧规曹随，房谋杜断罢？汉之兴，是由于萧何的规划及曹参的发扬；唐之兴，是由于房玄龄的筹谋与杜如晦的决断。此所谓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开

国的规模若不属于彼，即属于此。主要的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都是大史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唐书》我没有看过，而司马迁的《史记》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尤其汉初的故事后人多改编为戏剧，大家多能唱在嘴里，记在心中；如楚汉相争的《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等。”

元方又问：“你说的这些与办杂志有什么关系？”

“办杂志虽系小道，与国家大事不能相比，但也有相互发明之处。就创业精神而言，实属大同小异，都需要昂扬的斗志，都需要大笔的金钱，都需要仔细的计画，都需要把犯错误的经验化为正面的努力。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为例。甲向孙中山说：‘乙的革命是假的。’孙中山说：‘没有关系，假着假着就真了。’因为革命是有钱的出钱，还出力；无钱的出力，给他钱。办杂志虽不是革命，但要有人玩命。人只有一条命，而不惜舍身一试的原因，是此人有向善的决心，只待种种失败的锻炼，这要比吃饱了蹲在那里强多了。外国的任何事业之成功，都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而美国的革命是只要看富兰克林传记就知道他们开国时的复杂状况了。”

说理文字我最喜欢，孔门之中，孟子神完气足的滔滔雄辩（如以羊易牛的矛盾论点力辩为儒家的治平之论）与荀子清澈澄明的委婉解说（如《劝学篇》的开宗明义：“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即为佳例。白话文表

面看来非常笨拙，而所概括的内容非常广泛者，是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的立论。王君接办《万象》杂志，以“照着讲”的内容为主，而他的专业训练是科学，科学的精神却是以“接着讲”为内容。不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以知识的积累为最重要。王君想把科学的专业训练扩充到出版事业，自然是一种冒险。换句话说，把冯友兰所论的“照着讲”变成“接着讲”，不仅是研究古今传统之有别，也是探讨中西文化之不同。

王君是勇汉，是闯将，才会做此冒险之事。他想以马上得之的经验大展为马上治之的鸿图，说服自己已经不易，说服同事更加困难。比如业务经理说这些设计虽然美好，无奈精打细算之后，开办费用即需款若干，这么多钱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均是王君所不能不顾到的。如果只是赔钱，那是小事；无钱可赔时，就不会赔了。倒是初出茅庐的新主意，不得一试即烟销火灭，为年轻人最不幸的挫折。出版王云五的集子及重印齐如山的著作，均是不小的投资，事先也不知赔不赔钱，或赔多少钱，而乾坤一掷，未计后果。

我最近着迷于冯友兰的新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也许王君有更深的觉悟，以此出版大部头的书。我万分期望他的尝试成功！

二〇〇九年四月四日于香港

总 目 录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1

蔚蓝的天 1

旅美小简 99

蔚 蓝 的 天

序

何以译起诗来

出国多少年，回台不止十次了。近些年来，常常要每年回台两次。我还没有一次在动身前告诉过朋友。一下飞机，总是一个人静悄悄的到住所。看看台北市街头的热闹，吃些想了好久的东西，然后再找朋友们谈天。

一九七一年暑假那次，刚下飞机，到了旅馆，竟有电话；说是《中国时报》的邱秀文小姐。她要与她一位同业来访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我不是说过我是新闻记者吗？”

秀文当时哪里像新闻记者，还倒像个中学的孩子。我最喜欢与中学的小朋友们谈天，喜欢他们的天真无邪，喜欢他们的大惊小怪。于是与她们两位谈了一个上午。临别时我告诉秀文：

“可是，不要写我。你如果写我，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就再也不与你谈天了。”

秀文心有不甘，面有难色。新闻记者是她的职业，如果不写我罢，对不起自己的职业；如果写罢，就不能再与我谈天了。她想了想：

“好，我不写。可是也不能让别人写。”

我很钦佩秀文的信守。六七年来，我每次回台都与她谈天说地，她从来未在报纸上提到过我。我常说：“你对不起职业，却对得起朋友。”

这次回国，忽然接到多少年的朋友孟瑶的一道命令，要我去中兴大学演讲。天气太热，讲堂的人太多，我又因刚下飞机太困，讲是讲了，我自然不满意自己所讲的。所以回到台北，又写了一篇《知识与智慧》交给《联合报》的副刊朋友发表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急就章。把一个想了好久的问题，也没有写好，给糟蹋了。

不要说公开演讲了，就是平常教书，我一向是很仔细的预备。因为就是一堂普普通通的课，如果因为心情不好，或准备不足，虽然并未讲错，也不能说讲坏，只要是没有把听众的兴趣提起来，我会因此而难过好多日子。

《知识与智慧》发表以后，《联合报》副刊转给我

很多信，寓中接到好多电话。但我一直觉得，既未讲好，也未写好。心里有些难过。

难过的时候，是需要人同情，需要人听我说说我的难过。正是这时候，《联合报》的桂文亚小姐来访。

文亚不仅是熟读了我那三本散文，而且想好了好多问题以后来的。她不仅非常会听，更非常会问。在你闪烁其词的地方，她钉紧了问。

“其实，我还未去美时，翻译过不少诗，也写过些散文，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是用笔名？”

“不提也好！主要我也不很满意那时期的作品，所谓悔其少作。”

我虽然想竭力转移话题，可是却又不能忘情于当年的作品。文亚看出来了，钉紧了问。我于是就背起当年所译的诗来。

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了。

我在国立编译馆做事，负责科学方面的翻译；却有一群学文、学史、学哲学的朋友。大家要办一个杂志，叫做《学生》，专为给中学里的少年朋友们看的。

在编辑们开会时，总是因为新诗我们之间有争执，而且争执得很激烈。我是反对登一些“你看不懂，我看不懂，不知作者懂不懂”的新诗的。

有一次，我大声疾呼的说：“我觉得新诗，像现在这种做法，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了，因为与中国的传统可以说完全无关了。我不信在与传统完全无干的土壤里，会长得出艺术来！

“大家要知道：要有好久好久的历史，才能产生一点儿传统；要有好长好长的传统，才能产生一点儿品味；要有好多好多的品味，才能产生一点儿艺术！

“除非你不把诗当成艺术来处理；如果你还认为诗是艺术的话，你就不能离开传统，你就不能离开历史；我说的是中国的传统与历史。”

几位编辑朋友看我这样激烈，就说：

“好啊！你作给我们看看罢！”

这一句话如当头棒喝，我眼也直了，声音也哑了，沸腾的血也冷了，我哪里会作诗呀！

我回家以后，就整理我的思路。想一想：为什么我说这么一堆话，而且自觉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在新诗中找出两种诗来，是我所喜欢的。我要想一下，我为什么喜欢。

最先想出的是徐志摩的诗：

我轻轻的去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虽是白话的诗，是写康桥的诗；但它承继了中国的传统。因为读起来，在音韵上、在形式上太像律诗了。

我又想起，我喜欢何其芳的诗：

上帝既然创造了夜，令人安息。
就不该再创造令人无眠的月光。

这与律诗毫不相干了。可是我又忽然想起：

燕子楼头霜月夜，
秋来只为一人长。

为什么意境这样相近！

于是我自己对自己说了：不是在意境上与传统相近，就是在形式上与传统相连。这种新诗我们才爱读，至少是我才爱读。

然而，我对我的朋友们作了理直气壮的大轰炸以后，立刻需要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开上步兵！我必须把我的看法作出来给他们看。

但是，世间哪有这样容易的事。我从来没有作过

诗，一夜之间，就想作诗，还要给人家看，还要打架？

我想，在意境上与中国传统相连，那非是诗人不可，我是办不到了。于是，不看何其芳。看看徐志摩的集子，也许可以把英诗翻译成徐志摩式的白话诗。

我在一本文学史里找到了两首诗：一首是代表雄壮的，《生命的颂歌》，是朗费罗的诗；一首是代表纤秀的，《燕子》，是丁尼生的诗。很快的我就译出来了。第一首译诗，自己念一念，还有雄壮的味道；第二首，自己看一看，也还不失其纤秀的气质。

做惯了数学的练习题的人，总是把好多事看成了数学的练习题。那些数学题目却是古人做过的。不是欧几里德做过的，就是高斯做过的。但是当你做练习题时，却有做练习题的快乐。就好像那些题目与解法是由你首先发明的一样。

我翻译了《生命的颂歌》与《燕子》以后，也许有朗费罗与丁尼生作诗时的快乐。当然我不会误会成《生命的颂歌》与《燕子》是我作的。正如那些几何、代数题并非我创的一样。

而练习题有练习题的命运。不论是诗的练习题，还是数学的练习题，做完了以后，都应该丢到字纸篓里去。

我倒没有把这两首译诗丢进字纸篓里，而是放

在抽屉里，没有敢发表。可是，我的胆子却大起来。觉得：

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胸中好像有十万步兵，开拔了，开上前线去！

我忽然想起有一位朋友说过：日本好多文学家，都是学英国文学的。多是受了那位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为希腊人，而后来成了美国人，又入了日本籍的小泉八云的影响。小泉八云原名 Lafcadio Hearn，他的《文学讲话》讲得最浅，凡用典故的地方，他就多用几句话把那个典故解释一下。连他讲义的名字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也可以译成《文学解释》，那里面主要的是英诗，用英文讲给日本学生听的。

在台湾大学，找小泉八云的东西最容易，很快的就找到了他的《文学讲话》，回到家就念起来了。

我给《学生》杂志的第一篇介绍了神秘诗人布莱克，附译了一首他的诗。第二篇介绍了湖边诗人华兹华斯，也附译了他的诗：《两个四月的早晨》。